

文艺观察

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“活”起来

王志鸥

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。资料图片



电视剧《阵地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当科技浪潮与文艺创作深度交融，“科技艺术”不仅成为拓展文艺边界的新引擎，更成为承载、活化、传播中国文化记忆的新载体。

最近5年，我和团队有幸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等国家级文化盛典以及多个重大文旅项目。我们深有感触，科技与艺术融合激活了文化记忆，激发了文艺创作创新活力，提升了文艺原创能力。

国家战略是“科技+艺术+文化记忆”的融合方向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“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”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”。这些重要论述，为“科技+艺术+文化记忆”的融合发展指明方向，要求新时代文艺创作以创新手段守护文化根脉，让沉淀千年的文化记忆“活”起来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，是科技艺术赋能文化记忆的代表作。我带领的数字视觉团队深度参与全流程数字创意整合设计，以精准技术落地前沿艺术构想。从倒计时环节“二十四节气”的数字化呈现，到“冰雪五环”中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意境营造，再到奥林匹克历史上首个“微火火炬”，我们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交互、可演绎的视觉语言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耦合。

这场开幕式引发全民热议与全球赞誉，印证了当前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深刻转变：从过去的“被动接受”，全面迈向追求深度参与的“沉浸互动”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这样的探索更承载着“文化出海”的使命——以国际通用的科技与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文化故事，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。

“可感可触”为科技艺术带来感染力

中国文化记忆凝结于历史事件、传统美学与民俗风情之中。科技艺术要避免“炫技式创新”，真正触达人心、引发共情，需要扎根我们的文化记忆。

从文旅项目《寻迹洛神赋》中翩跹的洛神意象，到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对长征精神的数字化诠释，再到沉浸剧场“寻迹炎帝神农”，这些年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：科技艺术的感染力，在于“数字手段让文化记忆可感可触”。

对文化记忆的活化与重构，是作品打动人心关键。《寻迹洛神赋》已带领超60万人次观众领略古都洛阳的文化魅力。该项目并未简单复刻古籍，而是以数字影像还原洛神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的姿态，借历代文人墨客的视角构建洛阳的市井烟火气。游客置身其中，既能欣赏光影变幻之美，更能共鸣传统文化蕴含的“美”与“情”。

《寻迹洛神赋》的创作启示我们，要主动成为“文化记忆挖掘者”，走进博物馆、历史遗址，访谈非遗传承人，将散落的文化碎片转化为可数字化、艺术化的创作素材，科技艺术创作才能“有源可溯、有魂可依”。扎根文化沃土，作品才可能饱含文化温度。

典籍文物中的记忆“浸润”当代生活

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文化记忆活化提供了全新工具，人工智能、VR、AR、数字投影等技术，正打破“过去与现在”“静态与动态”“线下与线上”的边界，让沉睡在典籍、文物中的文化记忆“走出来”，融入当代生活。

科技艺术构建“沉浸式场域”，让观众作

为“参与者”置身文化记忆场景之中。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摒弃传统陈列模式，运用数字技术还原长征中的典型场景：动态投影与实景模拟再现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，数字沙盘呈现红军行军作战的艰难历程，配合音效与光影设计，让观众在70分钟内“重走长征路”。截至目前，已有170万人次观众在艺术馆里，亲历红军过草地、渡赤水的艰辛，长征精神被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共情的深刻记忆。

“时空场景”与“自然场景”结合，拓展文化记忆的体验维度。楚韵时空剧场的“楚风号”，以长江为天然画轴、游船为移动载体，楚文化“凤凰”图腾融入船体设计，霓虹灯光勾勒出“御风巡江”的独特气韵。剧场内部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为文化内核，借助水墨投影、AI机械臂、沉浸式音响等技术，打造四幕主秀“羽梦千年”。观众乘船欣赏三峡美景的同时，仿佛“穿越”至战国末年寻找“凤鸟神迹”，实现文化记忆与地域生态的深度共鸣。

数字艺术还让文化记忆传播突破时空限制，实现“线上+线下”全方位覆盖。我和团队打造的“悠悠逛中轴”项目，通过设计创意数字IP形象“悠悠仔”，联动线上线下场景，让参与者以“City Walk”的方式，感受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底蕴与当代活力。这类文创产品不再是简单的纪念品，而是文化记忆的微型体验装置，兼具实用价值与文化传播功能，让文化魅力持续“浸润”日常生活。

我们切身感受到，文化记忆活化、非遗与旅游融合、文旅与百业跨界创新，需要充分发挥科技艺术的赋能作用。政府搭建平台、社会营造氛围、文艺工作者创新实践，将“共创”出更多有文化、有温度、有创新的优秀作品，让中国文化记忆活在当下、走向世界。

(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监)

专心在一口井里打水

从闽西“三绝”到《阵地》

钱林森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创作的电视剧《阵地》，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，不禁让我重泛起剧本创作过程中一次次的心潮澎湃。1938年至1944年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筑成一道敌人无法攻破的文化阵地。面对山河破碎、民心低迷，知识分子毅然走出书斋，化笔为刀。这段闪耀着文化人勇气与担当的历史篇章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《阵地》便植根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：以夏衍、田汉、巴金、茅盾、郭沫若、欧阳予倩、焦菊隐、陶行知、艾青、丰子恺、徐悲鸿等为代表的“大后方”的文化名人，投身于一场以文化为武器的特殊抗战运动，唤起无数民众，共筑起一道文化长城。这不仅是地域性的文化事件，更是民族精神在文化感召下于危难时刻迸发出伟大力量的集中体现。

在创作准备过程中，我一次次被史料文字浮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文化名人的事迹所感动。担任《救亡日报》总编的夏衍，在油灯下通宵写稿，直至拂晓，又提着一盏马灯，徒步把稿件送到20里外的山洞印刷厂，那瘦削的身影风雨无阻。音乐家张曙在敌机临头时把最后一个音符写完，在炸弹落下的最后瞬间，完成了使命。分别由夏衍和田汉创作的话剧《一年间》《秋声赋》演出时，全场观众含着热泪，举着拳头高呼“还我河山”……文章、诗歌、演讲都像子弹和匕首，射向虚伪而残暴的敌人；也是“绷带和血浆”，替那个至暗时刻的民众缝合破碎的自信，凝聚起力量 and 希望。

一幕幕情景，在我心里垒起一道别样的抗战阵地，《阵地》的剧名由此而生。

这部剧的创作难度很大，特别是在结构上，如同一张铺开的平面，缺乏戏剧的团块。最终，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画面和瞬间，让我决定采用一种散点结构的手法谱写这首赞歌。故事叙述不作一人一线或三人一线的传统结构编排，重于200多位历史人物的戏剧书写，看似散乱，却统一于文化抗战的历史使命，力求“形散神聚”。

3年前，《阵地》的出品团队选择我，可能因为我是闽西“三绝”（《绝命后卫师》《绝境铸剑》《绝密使命》）的编剧。闽西“三绝”都是红色题材，换一个编剧，也许不会专心在一口井里打水，可闽西红色板块中有太多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，我便凭着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”的执着，一口气写了3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编剧在革命历史剧的创作中，必须杜绝闭门造车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头埋进那浩瀚的历史记录中，找到一种能和革命先烈同呼吸的向往之感。只有编剧激动起来了，历史人物才会鲜活起来。当先烈在编剧心里鲜活起来，创作便不仅仅是“编剧”，而是记录，把心里想的、眼睛看见的如实记录在案。

“前贤耀其光，后学宜承其烈”。作为文化人的前辈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，我辈岂能重回书斋，而忘却文化人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崇高使命？

(作者为电视剧《阵地》编剧)



本版邮箱: ysbjs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 任姗姗

技术越进步，越需要优质创意

张德祥

AIGC电影《音符中的密码》上线了。观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很不一样，这不是人演的，不是摄影机拍摄的，而是AI根据剧本生成的电影。主要的“演员”分别是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的主演李亚林和《英雄儿女》的主演刘世龙，他们隔世“联袂主演”。

人物形象鲜明逼真，虽然动作表情不算丰富，但它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故事。1989年，台湾老兵曹岱回大陆探亲，他唯一的亲人在天津工作的二弟曹火星。曹岱临时改变行程，不去天津了。他去了哪里？曹火星在创作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那间土屋子里找到了大哥，他在那里嚼着树叶，回忆过去，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中国共产党赢得天下的密码，他从“树叶”中找到了。最后曹氏兄弟二人共同拿起喇叭，吹响那首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一段历史、一对兄弟、一种亲情、一个共识，干净利落，讲清楚了音符中的密码，表达了两岸同根同文的深情。

这部电影仅11分钟，却带来强大的冲击力。AI的影像生成技术，极大解放了电影人的手脚，电影可以不再是拍摄的电影，也可以不需要演员，只要你能想到的，它就能够生成。它不仅仅是特效，而是一种常态化的从无到有的生成。当然，这需要人的训练，需要校正和完善，以至于AI生成的内容完全符合人的想象。这只是开始，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大门。可以预料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AIGC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它将为影视制作、文艺创作提供巨大便利，电影的行业革命正在来临。

技术在不断变化，但有一样是不变的：剧本是一剧之本。讲什么故事，如何讲？这个老问题是永远的新问题。中国要成为电影强国，就必须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，具备讲述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能力，传达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。这就是创意和叙事最终要由剧本来完成。

技术进步重要，剧本质量提升更重要。技术越是进步，越需要优质创意。思想要与技术齐飞！



创作谈

希望成为桥梁一样的人

丁柳元

这些年，我有幸在荧幕上呈现许多非凡的女性形象：具有坚韧不拔革命情怀的贺子珍，为理想勇于献身的杨开慧，在狱中依然保持尊严的江姐，朴实无华的龚全珍，为女性解放奔走呼号的向警予……

最初，我以为我是在塑造她们。记得准备贺子珍这个角色时，我埋首于史料，试图捕捉她每一个细微的神情和动作。我练习她走路的态度，模仿她说话的语气，甚至揣摩她思考时眉毛轻蹙的角度。我以为这就是塑造角色的全部。直到某个深夜，我读到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为保护战友，被弹片击中仍坚持行军的记载。抚摸那些文字，忽然间，不再是演员在研究角色，而是一个普通女性在感受另一个女性的疼痛与坚韧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她的声音：“不是你在演我，而是通过你，让今天的人看见我们曾经那样活过、爱过、奋斗过。”

饰演江姐时，这种感受尤为强烈。在渣滓洞监狱，她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，却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。我一直在思考，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年轻女性面对如此残酷的折磨？为寻找答案，我查阅了大量史料，去重庆实地感受她曾经被

关押的环境。站在那间阴冷的牢房里，我明白了——支撑她的不仅有信仰，也有具体而鲜活的爱——对丈夫的爱、对孩子的爱、对同志的爱、对国家和民族的爱。这种爱如此强大，以至于死亡在她面前失去了威慑力。那一刻，不是我塑造了江姐，而是江姐重塑了我对爱与信仰的理解。

塑造龚全珍的过程，像是一场漫长的倾听。捧起剧本，我仿佛能听见她在艰苦岁月中，为孩子们轻声讲课时的沙哑嗓音；能看见她在昏暗灯下，为乡亲们缝补衣物时，被那每月刻满痕迹却无比安详的侧脸。每一次揣摩，都是一次灵魂的叩问：是怎样的爱，能让一个人将一生的风雨，都沉淀为如此温暖的底色？这种倾听，让我的泪水与微笑成为与“老阿姨”的情感共鸣。

幸运的是，因为这次创作，我们成为忘年交。她平静的老年生活中，有了我这样一位年轻朋友。而她给予我的，是一种无声却强大的人格照拂。在名利场的喧嚣中，她的精神像一座沉静的山，让我得以栖息，找回内心的秩序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感人，不是声嘶力竭的渲染，而是将深沉的敬意与澎湃的爱意，蕴藏在每一个克制的眼神中和每一次真诚的呼

吸里。戏已落幕，她们住进了我的心里。我不只是扮演过她们，更是被她们深深“爱过”和“治愈过”。我感受到人生的重量，不是来自角色的光环，而是源于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纯粹的交付。

表演艺术最大的魅力，就在于这种“双向塑造”。这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种敞开心扉的勇气，允许另一个灵魂通过你说话、通过你表达。你，不再是自己，而是一座桥梁，一座跨越时空，将心灵连接起来的桥梁。从历史到当下，从英雄到普通人，从荧屏到生活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桥梁一样的人。

通过表演，我试图让观众看到的不是完美无瑕的偶像，而是有血有肉的人：贺子珍会在深夜思念逝去的亲人，江姐在狱中会惦记丈夫和孩子，杨开慧也会担心丈夫的安危……正是这些人性的光辉，让她们的选择显得更加珍贵且震撼。

回望这些年的表演生涯，最大的收获不是奖项与赞誉，而是这些角色给予我的生命滋养。她们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路，也让我有机会将这光芒传递给更多人。

(作者为一级演员)

构建有本土文化基因的奇幻世界

——路阳谈电影《刺杀小说家2》创作

任姗姗 徐嘉何



电影《刺杀小说家2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睽违5年，导演路阳携新电影《刺杀小说家2》回归大银幕。接续前作《刺杀小说家》，该片用瑰丽想象和硬核特效，进一步拓展国产电影视听表达的边界。回首过去5年，路阳十分感慨：“创作《刺杀小说家2》，依然是

一次历险。”影片开场有一段字幕：本片基于双雪涛原著《刺杀小说家》的概念创作。在新作中，原著更像是一枚“种子”。路阳告诉我们，这一部延续了前作及原著的世界观，依然主要讲写故事的人与他笔下那个世界之间的关系，重点是探讨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关联，及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。他希望观众在角色的成长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前行的力量。

剖解奇幻的外壳，《刺杀小说家2》的内核是浓烈的现实关怀。影片的主题是“找到自己，面对自己，带着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勇敢走下去”。对路阳而言，找到这个主题并不容易，剧本写了两年多，“甚至一度写不下去”，是网络上许多年轻人奋力改变命运的热血故事，帮他重拾拍电影的信念感。片尾那一句字幕：“献给每一个奋力生活的你”，是创作者的自白，也是送给每一位观众的祝福。

《刺杀小说家2》充满奇思妙想，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遇、交织与碰撞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看点，也是制作上的难点。全

片制作调动了全国近40家特效团队，拍摄时，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实景搭建了3座超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，置景和设计量较前作翻倍。前作中，虚拟形象巨物的拍摄突破了当时国产电影特效的“天花板”。这一次，虚拟拍摄依然大显身手。不同的是，从“预制”变为“在线”，演员在现场与其他角色互动的同时，就完成了动作与表情的捕捉。这一切，都少不了最新技术的辅助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国产科技产品也加入这部奇幻电影的制作。有的成为“彩蛋”一般的角色，比如，手机。他们尝试让手机在片中不仅是一个角色，也牵引出一组戏剧矛盾、一条叙事线索。“无人机被大范围应用于拍摄，我们还尝试将机器人改装为移动摄影平台，用于特殊地形或复杂镜头的拍摄。”路阳说，最终效果要交由观众来评判。

从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的科学顾问团到电影《窗外是蓝天》背后的中国航天，“电影不再仅仅是电影人的创作，其他行业尤其是科技企业正成为电影创新的强大支撑。”不过，路阳也重申，“追求技术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

的，技术始终要为叙事服务。”

电影是造梦的艺术。观看《刺杀小说家2》，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梦境“更中国了”。从中国传统配色到隋唐五代服饰，从古代建筑到石刻造像，影片系统性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，构建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奇幻世界。路阳等主创曾去敦煌莫高窟、克孜尔千佛洞、大足石刻等文化遗产地采风，由此搭建影片的美学根基。借鉴莫高窟壁画，影片大量使用中国传统矿物颜料色彩，至于“太初秘境”等场景，则在自然色彩的基础上加入超现实光影，让“美轮美奂”变得具象化。

如果以2010年上映的《盲人电影院》为起点，今年是路阳从影第十五个年头。过去15年，他拍过现实主义题材、动作武侠和历史传奇的影视作品，单部电影《刺杀小说家》《刺杀小说家2》就用了9年，因为他选了最具挑战也颇有风险的奇幻类型。

“回顾9年创作历程，我毫无遗憾。”路阳说，技术在迭代，观众不断吸收时代带来的一切养分，创作者要想不被观众“抛下”，就必须学习要进步，要快些，再快一些。